

蕭伯納著 羅吟圃譯

# 日內瓦



大時代書局出版

BERNARD SHAW



# 瓦 內 日

劇幕三想幻史歷

譯 圖 吟 羅 · 著 納 伯 蕭



畫作 · 斯爾波托 · 斯克立菲

版 出 局 書 代 時 大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

目 內 瓦

(GENÈVE)

每册實價 1.20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Bernard Shaw

譯者 羅 吟 圃

發行人 許 立 德

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

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

重慶桂林 香港上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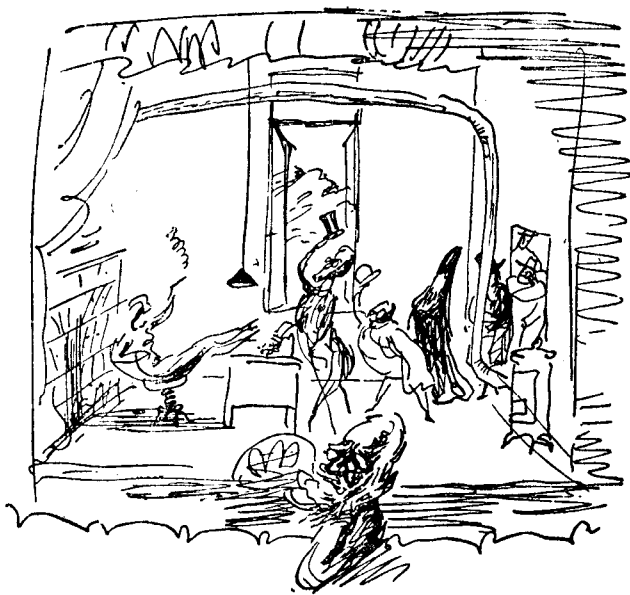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# 插圖

## ( 1 ) 插圖目錄

一	女書記	四頁
二	猶太人	八
三	新來者	二二
四	寡婦	二六
五	新聞記者	三三
六	主教	三四
七	人民委員	二七
八	秘書長	三八
九	外交大臣	三五
十	法官	四八
十一	青年紳士	六六

十二	蓬巴東.....	卅
十三	巴脫勒.....	卅二
十四	『兩位領袖站起來行法西斯禮』.....	卅六
十五	女執事.....	卅九
十六	弗朗哥.....	四三



第一幕

## 第一幕 布景

日內瓦五月的一個上午。一間設備簡陋的辦事處，殘破的傢俱：包括擺在房子中間的一張醜觀的寫字檯，檯上放著一架舊打字機；一張女書記——打字生——坐的迴旋椅；一個色澤殘褪的舊書櫃；和近門處三隻靠壁擺著備來賓用的交椅。一個樸素的普通鐵火爐——本該設在地窖裏來供給整個屋子的暖氣，不應設在起居的房子裏的——裝在女書記座位的右方。書櫃和火爐相向，在女書記座位的左方。門開在書櫃旁邊，窗開在女書記座位後面。

一個年青的英國女人坐在迴旋椅上。從檯上的情形看來，她好像嘗在編錄索引的卡片，因為檯上散布著好些卡片，一個打開著的裝卡片的盒子，還有一快她剛才從那裏面抄到卡片上來的大張紙頭。她現在可並不在工作，她在抽香烟，看著一本畫報，把脚尖放在檯上。在她旁邊，寫字檯開出來的抽板上，放著熱水壺，茶杯和茶碟。她是一個自滿自足的青年女人，相當可愛，自己也自以為很美。他的服裝雖然很稱身，却是便買的。她說話和舉

動像一個住在倫敦郊外的居民。

有人叩門，她趕緊把放在檯上的腳縮下來，起身，把香煙投入火爐裏，把抽板上的東西納進書櫃裏，然後坐定下來，儘量裝出非常忙碌的樣子。

女書記

Entrez, s'il vous plaît. (請進來。)

一個樣子高貴的中年紳士，鬚髭秀美，頭戴禮帽，身穿禮服，手着手套，跑進來。他把房子和那位年青的女人默察了一下，顯然地覺得驚異。

他對不起 Mademoiselle (小姐) 我找的是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辦事處。

她對的，這裏就是請坐。

他 (猶豫地) 謝謝。我的事情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必須會見你們的主管人。這裏不是總機關吧，是不是？

她，不，總機關在巴黎。這裏的就只是這樣，不是一個了不起的地方，是不是。

他我應該不客氣地說，因為見過了國際勞工局宏偉的殿堂和祕書處的大廈，我以為國際智



識合作委員會也會設在一個莊嚴的紀念碑式的建築物裏面。

她 唉，這說起來真正慚愧。我希望你把這種情形在報上發表，請坐下吧。

他 謝謝。（他正想從靠壁的幾隻交椅中拿過一隻來）

她 不是這一隻：牠壞了一隻腳，擺在那裏只是裝樣子而已。請你拿另外一隻。

他 委員會不能供給你一隻新的椅子嗎？

她 牠什麼都不能供給。智識委員會的預算是兩百萬紙法郎的利息，是十分微薄的。以前還要少。所以我只好住在這耗子橫行的老房子裏四層樓上的一個小房間。至於我的薪金，那是一提起就慚愧的，一筆教堂的施濟都不好意思這樣微薄。

他 這真完全出我的意料之外。（他拿了一隻完整的椅子，擺在桌旁，坐了下來。）六十個國家參加的智識合作，業務一定非常紛繁，怎麼能夠在這個一無所有的小房子裏行進呢？

她 啊，我還應付得不錯。這裏從不曾忙過。

他 可是，真的——對不起，我是不是花了你太多的時間——

她 啊，不要緊。我倒是十分喜歡和人家談談大的。這裏從沒有人來過，人們好像不知道有這個

委員會一樣。

你 你是說你沒有事情做嗎？

她 啊，不，我告訴過你我必須辦理所有智識合作的事，並且是一個人辦理。我連一個傭人都沒有。而且工作總是做不完的。要不是如我所說的那些工作並非忙迫，那我是辦不來的。就請你看他們給我的這種小工作吧：這是一種大學名字索引卡片，上面附着各大學副監督和司庫員的名字。還有關於保障職業銜頭的通訊，佔去了我一半的時間。

他 而他們說這就是智識合作。

她 那麼你又把牠叫成什麼呢？

他 這只是一種編纂工作而已。那些組成你們這個委員會的智識巨人們，他們怎樣發揮他們宏大無比的腦力，威信，來影響那些國家的命運呢？他們怎樣做來糾正我們那些愚昧的政客的錯誤呢？

她 你知道的，我們的文書上有他們的名字，就是這樣。此外他們能做什麼呢？你不能希望他們來坐在這個小洞裏見客會談。我從來不曾見過他們中任何一個。

他 這樣他們把一切都交給你嗎？

她 啊，我不說是一切。你知道的，在巴黎有着一個總機關，在別國裏也還有辦事處，我相信牠們都做着份下的工作，而無論如何，我們中間來往的文件都非常多。但我必須說這是毫無意味的。當我領到這份差事時，我以為這一切很有趣，以為我可以看見那些大人物。我是頗有野心的，我得過倫敦縣議會的獎學金。我願意有一種工作可以發揮我的才幹。但這裏卻沒有什麼事情做，一個普通的打字生都可以應付得來。而且從來沒有人過到這裏。啊，真是乏味。

他 Mademoiselle (小姐) 要不要我給你一件有趣的工作，一件可以使你為人看重甚至稍稍為人談起的工作？

她 我馬上就會去幹的——要是那工作是正當的。

他 怎樣正當？

她 從道德上說，你知道的。不能開玩笑。我是有體面的；我必須維持着體面。

他 我敢保證，我的用意是完全高尚的。

她 那麼，薪金怎樣？而且工作能繼續多久？這裏的工作雖然乏味，薪金也僅够使人不至餓死，但我卻可以固定地做二十五年，我不敢因為什麼偶然的機緣而把牠拋棄。你不知道失業的滋味是怎樣難受。

他 我並不想請你拋棄了這裏的位置。恰恰相反，你是必須保持住你的職位的。但我想我可以把你的工作弄得更有趣味些。而當你無論什麼時候覺得你的薪俸不敷費用時，我自然會給你以合宜的贈送。

她 薪俸是不夠的。但我決不能受賄，你知道。

他 你不必。我所能做的友誼上的幫忙，將和你在這裏的工作完全無關。

她 我不慣這樣半吞半吐的，請你說到底是什麼玩意？

猶太人 我必須先告訴你我是一個猶太人。

她 我不相信。你看去不像。

猶太人 我並不是一個原始希泰德族人。你不能寫下一個阿拉伯的六字來當成我側面的鼻子。我的頭髮不是黑的，我也沒有塗上過量的油把牠捲成許多小圈。我有着一個金髮藍睛

的日耳曼人所有的表記。德文是我的語言；事實上我無論從那一點看來都是德國人。但我總是在猶太人會堂做禮拜；而當我做禮拜時，我總是戴着帽子，但德國人卻是把帽子除去的。因為這樣，他們把我當成「非亞里安」人，這是無意識的，因為根本就沒有所謂亞里安人這種東西。

她 我很喜歡聽你這樣說。這裏的德國人說我是一個亞里安種，但我告訴他們我完全不是：我是一個英國的女人。自然我不是一個普通的英國女人，我是一個康伯威的女人。倫敦西城的人也許看不起康伯威，但康伯威卻無論在那一天都比貝克威要高一籌。

猶太人 當然。那地方我沒有去過。

她 我對於貝克威區的人總是吃不消。他們到那裏都使人家討厭。他們的討人厭好像是與生俱來的。你沒有注意到嗎？



猶太人 所有的人大致上都是討厭的。英國人是討厭的，德國人是討厭的，法國人也是討厭的。新教徒是討厭的，其所屬的幾百種教派也彼此互相討厭。天主教徒；耶穌會的會員，共濟會的會員等都一樣。你告訴我貝克威區的居民被人嫌厭，我相信那是活該的。

她 實在是活該。

猶太人 有一些最偉大的人物他們討厭全人類。要不是爲了拿亞，上帝差點兒就會把人類都淹死的。我們能够否認上帝有理由討厭人類麼？我能够否認人家有理由討厭猶太人麼？恰好相反，我自己就不喜歡好些猶太人。

她 啊，不要這樣說吧。我認識過好些極好的猶太人。我的意思是猶太人並不見得比別的人壞，爲什麼單單指出猶太人？

猶太人 這就是我今天到這裏來的任務。我覺得你非常聰慧，非常有同情心。

她 來吧，不要說這些。到底是什麼玩意？

猶太人 我會被襲擊，被劫奪，被從我生長的地方，爲那些負責的統治者趕了出來。我，一個被摧殘了的個人，是不能做什麼的。但國際聯盟卻可以運用智識合作委員會，智識委員會可以

運用國聯的機關之一海牙國際常設法庭而有所動作。我到這裏是爲着請委員會向法院請求對那負責的統治者發出拘票，我控訴他的罪狀是「毆打」和「盜竊。」

她 盜竊！他們闖進你家裏嗎？

猶太人 說不完。一切我所珍貴的，都給破壞，粉碎和污辱。我永不會寬恕，永不能忘記。

她 但你爲什麼不叫警察呢？

猶太人 *Mademoiselle*，那些就是警察所幹的勾當。政府所幹的勾當。那位統率着警察的獨裁者應該負責。在歐洲之前負責！在人類文明之前負責！我向國際聯盟來求補救，只有它才能向不義的獨裁者問罪。這必須由智識合作委員會來發動，而在目前，就是由小姐來發動。她 可是我能够做什麼呢？我不能跑出去把你那不義的統治者抓起來。

猶太人 不，*Mademoiselle*，你所必須做的是咨文給國際法庭，請牠發出對我的壓迫者的逮捕狀，罪名是企圖滅絕人類的一部分。

她 這樣我好像負了很大的責任，是不是呢？

猶太人 完全不，你這樣做不是爲你自己，而是爲歐洲的智能。我告訴你這是正大光明的事。

她 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寫一封合於公文程式的信。

猶太人 這是很簡單的，要是你答應，我可以代你起草。

她 噢，我說，Mr. 猶太人，我不高興這樣。

猶太人 那末你自己寫好了。我相信你能够寫得極完美。你可借這個機會使委員會知道你的  
本事。

她 這樣罷，我有一個特殊的朋友，一個美國記者。我可以把你的草稿在未寄出之前讓他先讀  
一遍嗎？

猶太人 美國記者，好極了，好極了。無論如何，把我的草稿給他看，必要時並請他修改。我的英文  
是德國人的英文，也許有不大通的地方。

她 好，這樣很好，謝謝你。

猶太人 不要客氣。（站起來）下午我就把草稿帶來。再會罷。

她 Au revoir!（再會）

他們客氣地握手。同時，一個體面的，却並非高貴的，表情頑固的中年人跑進來，他說的英



文像一位內地的商店老板，或者像移

居自治領的僑民的一樣。

新來者 小姐，我可以見你的老闆麼？

她 (傲慢而冷淡地，和她對那位有紳士風

的猶太人所表示的真率的謙敬完全兩

樣) 對不起，我們的主管人散佈在全歐

洲，你知道的，是些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我能够爲你做點什麼嗎？

新來者 (看着那位猶太紳士) 我怕我打擾了你們。

猶太人 不，我的事已經弄妥了。(立正鞠躬) 小姐，下午再會。 Monsieur (先生)——(他

向那新來的客人鞠躬，跑出去。)

她 你可以坐下來。

新來者 我只須花費你一分鐘，小姐。(他坐下，拿出了些預先寫就了的筆記。)

她 請你儘可能的快點，今天我很忙。

